

刘 丽 著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研究 及其当代意义

MAKESI ZONGJIAO PIPAN SIXIANG YANJIU JIQI DANGDAI YIYI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研究 及其当代意义

MAKESI ZONGJIAO PIPAN SIXIANG YANJIU JIQI DANGDAI YIYI

刘 丽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 刘丽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9.8
ISBN 978-7-80752-430-4

I. 马… II. 刘… III.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
IV. 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2284 号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刘丽 著

责任编辑	谭晓红
封面设计	蓝天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7.37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2-430-4
定 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中文摘要

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宗教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在马克思思想中有着令人瞩目的影响力，尽管宗教批判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宗教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施蒂纳的浪漫主义及虚无主义宗教思潮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显示了马克思对近代以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宗教批判的继承与超越。近代宗教批判不仅开启了宗教世俗化的大门，同时也催发了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是在理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理性、主体性在近代西方价值文明核心地位的确立，宗教批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近代其他宗教批判思想的比较，彰显出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独特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批判抽象的、虚幻的、与现实分离的神的世界及其世俗基础；另一方面，以宗教批判为起点的马克思思想还对现代理性和主体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现实个人的价值目标——人的全面解放，从而在一定范围内给伴随神的缺场而来的人类精神危机指明了出路。同时，马克思的宗教观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宗教政策、处理宗教事务指明了方向。

Abstract

Revolutionary idea or critical mentality is the soul of Marx's theory. Critique of religion, as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other critiques, is of significant influence among Marx's theory, although critique of religion is not the core of Marx's philosophy. Marx criticizes Hegel's rationalism, Feuerbach's humanism and Stirner's romanticism and nihilism about religious opinion, which apparently shows that Marx not only inherits but also surpasses those critiques of religion of modern times—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ism. The critiques of religion not only open the door for religious secularity, but also haste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ty. Modernity develops on the base of ration and subjectivity, which critiques of religion play an assignable role. Marx's critique of religion can not be regarded as simple negation, but a sublation. On one hand, Marx denies the religious world which is abstractive, visional, and apart from the true life and its secular basement. On the other hand, Marx's theory which start from critique of religion also criticizes the r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modern times, which set a value aim for realistic person—man's overall liberation and gives a way out for human's spiritual crisis to some degree which follows the absence of God. Additionally, Marx's opinion of religion also points the direction for socialist countries to make religious policy and to deal with religious issues.

前 言

马克思宗教批判发生于一百多年前，其理论与当代世界是否还存在着联系？他的宗教批判对于当今社会是否仍有意义？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引发了本书的写作动机。一方面，不可否认，当代世界仍被某种“宗教”、“神话”所包围，虽然现在“宗教”与“神话”的形式已有所改变，但其根本与基础并未完全动摇。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基督教统治着欧洲，而现今某些权威宗教仍然施展其魔力愚弄着无知的民众。更有甚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制造分裂与矛盾，西藏事件就是其中一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我们继承马克思的传统对这类宗教进行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与宗教具有同构性并作为“宗教”别名的形而上学仍占据着我们的世界。以宗教批判为起点的马克思学说从哲学上清除了形而上学的统治。但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说到底不是哲学的任务，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改造。马克思认识到，宗教批判对于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有限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批判不仅不能代替而且必须转化为其他的批判，才能达到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目的。以宗教批判为起点的马克思学说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达到其目的地——共产主义学说。这些理论对于我们面对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德里达所言：“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

本书对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将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置于宏大的宗教批判运动背景之下，将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与近代宗教批判思想进行比较与分析，阐发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对于近代宗教批判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从而彰显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二是将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置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一方面阐发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也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宗教批判思想与马克思其他理论的关联。

从大环境来看，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是整个近代宗教批判思想的延续。近代宗教批判运动大致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这三个时期的主要宗教批判思想——人本主义宗教批判、理性主义宗教批判以及浪漫主义宗教批判——无疑影响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后继者。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把宗教纳入世俗框架，认为宗教服务的对象是世俗社会，没有了世俗社会，宗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和发挥作用的舞台，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基本相同，马克思将宗教归于世俗世界，认为宗教是世俗世界的反映；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考证《圣经》各篇的作者及其年代，认为宗教观念起源于社会政治的需要和人的自然本性，这也部分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宗教起源的论述；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施莱尔马赫用直观和情感来界定宗教本质，马克思将其表达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直接的或间接的源泉。就小环境而言，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所表现的历史感和辩证观、施特劳斯试图将宗教批判与政治批

判相结合、鲍威尔的“宗教异化”理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观以及施蒂纳的反“本质”思想，在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中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到他们的影子。

以上这些思想一方面为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从而成为马克思宗教批判不断深化过程中扬弃的对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对近代宗教批判思想中抽象人性观的扬弃。抽象人性观在近代宗教批判思想中存在已久。马基雅维利在批判宗教的同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人性”观。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而且人的本性向善、不向善，所以人们自私自利、贪得无厌。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思想家莫尔认为人在追求身体快乐的同时也追求精神快乐，认为使自己和别人都快乐是“自然规律”。但莫尔的“人性”观与马基雅维利的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尔的“自然规律”也属于形而上范畴。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思想达到了人性总体在直觉上与神性的重合，但他的人性观与神性一样同属于抽象概念。虽然近代宗教批判大都以哲学革命的形式出现，但这些宗教批判因为沿着形而上学的道路前进，因而只是给宗教换了件外衣，不是宗教批判的彻底的完成。萨特在对近代以来的哲学进行反思后指出，这种自认为是反对宗教神学的哲学同神学思维方式具有内在同质性，即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萨特认为，在神学关于上帝的讨论中，“人的概念在上帝的脑子里就和裁纸刀的概念在工匠的脑子里相仿佛：上帝按照一定程序和一种概念造人，完全像工匠按照定义和公式制造裁纸刀一样”，因此，即使是在18、19世纪的宗教批判中，“上帝的观念被禁止了……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到处都碰得见”。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个时期的宗教批判思想，只要它们未脱离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都属于宗教批判的未完成形式。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言，形而上

学是君临一切之上的女王，形而上学的历史就像一个决斗场，在这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当一个人宣布其他的人是失败者时，他的话音还未落地，他就被其他后来者打倒在地而被人遗忘。但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近代以来所有抽象人性观、本质观的批判，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建构了“现实的个人”。简而言之，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宗教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以及施蒂纳的浪漫主义与虚无主义宗教思潮的批判，代表着马克思对整个近代宗教批判思想的超越。

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置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来考察，目的在于发现宗教批判思想与马克思其他思想理论的关联，以及宗教批判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宗教问题不是马克思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宗教批判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视角。马克思对宗教所作的理论研究，是他全部批判理论活动的起点——因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一方面，在哲学革命的意义，由于传统形而上学与宗教的亲密关系决定了宗教批判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转向哲学领域，从而开启哲学革命的大门。另一方面，在社会革命的意义，对宗教及其世俗基础的批判导致了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变革。以宗教批判为视角看待马克思哲学革命理论，不仅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反对神本、倡导人本、追求自由解放的主题，而且突显出马克思哲学对人类精神价值关注的独特性；以宗教批判为视角看待马克思社会革命学说，使我们清楚认识到宗教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宝，并且理论的批判必须转化为批判的武器——人类的解放不能仅仅依靠宗教的解放，只有改变现实社会人类才能真正地获得解放。

文艺复兴拉开了宗教批判的序幕，主张以“人本”代替“神本”，这开始了人取代彼岸上帝的漫漫征途。从此，宗教批判成为了时代的主题。随着启蒙运动、浪漫主义与虚无主义运动的巨大浪潮，宗教批判运动高扬人性、反对神性的大旗更加醒目耀眼。这种世界性的去魅运动，使笼罩了人类生活世界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神圣的帷幕”逐渐丧失了其神秘性和神圣性。而传统宗教自身在思想界的猛烈批判下，也开始走向世俗化的道路——宗教权威逐渐衰落，教会的价值体系影响逐渐减弱；人类开始建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开始自己给自己立法。显而易见，在宗教从神圣逐渐走上世俗的道路上，宗教批判不仅开启了宗教世俗化的大门，同时也催发了“现代性”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世俗化与现代化是两个相关或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是在理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理性、主体性在近代西方价值文明核心地位的确立，宗教批判功不可抹。

宗教批判不仅导致传统宗教价值体系的崩溃，也导致了宗教整合社会的功能的丧失。因此，宗教批判者在抨击宗教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宗教的替代物——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社会思想观念的整合之源。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为此找到了“理性”。“理性”作为万能上帝的替代物，也就必然走上绝对化、神圣化的道路。随着“理性”逐渐成为事物现实性的标准，成为认识之源、价值之源，成为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最终它也就成为了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历史事实证明，理性的解放确实具有强大的解放功能，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重大变革，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

而，这种被神圣化、绝对化的理性与基督教在本质上的联系，决定了用理性彻底否定基督教的不可能，因而启蒙思想家大都停留在泛神论、自然神论的水平上，而无法真正跨入无神论者的行列。更为糟糕的是，宗教批判所确立的人的主体性的张扬致使理性过度膨胀，使理性成为评价一切的尺度，从而被视为推动人类进步的一种绝对的、决定性的力量。人们盲目地相信凭借理性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完善人性以及达到自由。这种盲目典型地表现为把理性当作控制自然的工具，迫使自然界成为人类役用、控制的对象。由此，理性由解放人类的工具变为奴役自然和毁灭自然的工具。当然近代一些宗教批判的思想家认识到理性代替上帝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对理性主义也采取了否定与抨击的态度：浪漫主义者在声讨上帝时是以反理性或非理性的姿态出现的，而虚无主义者在否定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价值标准时，也以悲观主义的基调否定了理性。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问题的解决了。

马克思在宗教批判的进程中，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理性取代上帝的后果，进而辩证地扬弃了理性主义原则。他认为，理性主义把被宗教所压抑与束缚的人性重新释放出来，肯定理性主义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将理性抽象化、神圣化，这样既排挤了非理性，又割裂了完整的人性；这种理性虽然在形式上重视人的主体力量，但实质上却把人的活动、自由意志等视为工具，排斥人的价值追求，颠倒人与物、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最终导向人的物化，因而理性由解放人类的工具变为奴役人和毁灭人的工具。马克思对这种理性进行了批判，从原则上否定了脱离一定价值目标的、由所谓理性支撑的利益与私欲的膨胀现象以及对自然界所采取的盲目掠夺与疯狂盘剥的帝国主义做法。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思想真正实现

了对近代理性原则的超越——以感性活动论超越工具理性论。马克思从人类活动出发，把理性与非理性看成是基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变化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动摇了理性的至上地位。在确认真理性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性的同时，马克思也合理地说明了人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仅仅运用科学理性精神是不充分的，必须包含人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在确认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承认自然系统的独立性、先在性与价值性，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真正家园与可靠根基；这种价值追求也是对人的物化现象的抗议，是一种以人的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标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运用以主体尺度为主导、以客体尺度为基础、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相统一的综合尺度。这一综合尺度是马克思对抗理性主义的有力武器。

宗教批判在树立了理性威望的同时，还强化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原则。在文艺复兴之前，在传统宗教的统治下，人的主体性处于受限制的状态：人受制于上帝，因为人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的谦卑成员。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批判运动则使西方人的主体性获得肯定和张扬，实现了人本主义向神本主义的本体论的转向，开始了人本主义的价值论。上帝死了，人取代神——人开始以主体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进步。人类社会的充分发展必须确立人的类主体地位：人摆脱外在的束缚，并从自然世界中凸现出来，以类主体的姿态改造自然，建立完全属人的世界体系。人类的解放必须确立个体的主体地位，因为个体主体性是人类解放的前提，也是类主体性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既看到了主体性的划时代的意义，也看到了包含于主体性内的主客体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这一带有历史性局限和矛盾

的主体性原则使人遭到进一步扭曲和异化，从而走向了宗教批判运动主旨的反面，最终并没有实现主体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人的主体性逻辑基础是主、客二分法——主体是活动的源泉、中心、目的，客体则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实现主体计划的质料和工具。所以，实现人类主体性的冲动使人开始了征服、掠夺自然之旅，使人建立起日益庞大和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工业—市场体系。宗教批判运动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此运动所强化的主体性原则否认自然中有自决的创造性与趋于某种理想可能性的目的因，自然因此被认为是僵死的、无生命力的空洞实在，自然事物本身不存在任何的内在价值，它的价值只在于被人使用与开发——在这一过程中，这种主体性原则不断膨胀，最终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困境，其最为典型地表现为现代人的生存危机。马克思预见了一种危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主体性的负面影响，认为这种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原则忽略了“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具体的价值”。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的论述，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待主体性的态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一句话，只有感性的活动原则（即实践原则）才能克服主体性原则给人类带来的危机。

宗教批判削弱了神的统治，强化了理性和主体性的地位，因而

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到前现代社会当中。我们没有必要再将上帝请回，但我们有必要借鉴马克思的思想，在批判宗教的同时也关注人类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当然，马克思思想也没有穷尽了宗教批判所带来的所有难题。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醒了我们：“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此告诉我们，在真正认清现代精神危机的根源所在之后，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在于如何把理论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去，也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才能寻求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我们在重视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克服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和主体性的过分膨胀，使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合乎人的“本性”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以主体性和理性为原则的现代性精神危机不仅是西方人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人所遭遇的紧迫问题。尽管我们拒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也抵制同质化的全球化观点，但是从社会变革的事实看，中国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某些共同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在追逐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危机问题。特别是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又遭遇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时精神层面的问题更值得关注。因此，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一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两大基石——理性和主体性的改造，重视人的精神层面，把大写的人改造为实践活动中的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努力把弊端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佳的发展效果。另一方面，马

克思的宗教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与宗教事务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具有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社会作用，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遵循马克思宗教观的基本原则，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正确处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在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思想背景	(1)
一、近代宗教批判运动概述	(2)
(一)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宗教批判	(2)
(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宗教批判	(13)
(三)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宗教批判	(24)
二、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思想	(31)
(一)黑格尔	(31)
(二)施特劳斯	(34)
(三)鲍威尔	(37)
(四)费尔巴哈	(39)
(五)施蒂纳	(44)
第二章 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宗教批判	(51)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超越	(51)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52)
(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61)
(三)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	(66)
二、马克思宗教批判与近代宗教批判之比较	(71)
(一)立场之比较	(72)

(二)方式之比较	(78)
(三)效应之比较	(85)
第三章 以宗教批判为起点的理论展开	(118)
一、哲学革命理论	(119)
(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渊源	(120)
(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形而上学革命	(126)
二、宗教批判与“现实的个人”的建构	(129)
(一)对黑格尔“理性人”的扬弃	(130)
(二)对费尔巴哈“自然人”的扬弃	(133)
(三)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扬弃	(136)
(四)“现实的个人”的内涵	(138)
三、社会革命学说	(141)
(一)宗教批判与人类解放	(141)
(二)人类解放与共产主义学说	(144)
四、马克思思想不是新宗教	(149)
(一)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先知”与“上帝之城”说	(150)
(二)关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原罪”说理解	(153)
第四章 马克思宗教观阐释及其意义	(157)
一、宗教的起源	(157)
(一)宗教是人的意识的产物	(157)
(二)意识的产物成为掌控人的宗教	(161)
二、宗教的发展规律	(164)
(一)宗教的发展取决于人类的物质活动	(165)
(二)宗教的消亡是一历史过程	(169)
三、宗教的作用	(172)
(一)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173)